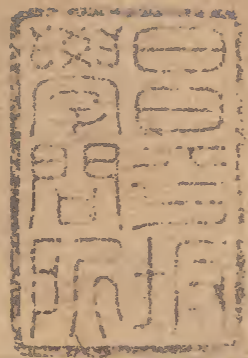


百名家 九十七



北朝
後魏
高令公

西函	三七九	漢書
架	冊	號
七	冊	號

西函	三七九	漢書
架	冊	號
七	冊	號

番號	漢	3717
冊數	99	(87)
函號	361	51

共百九冊



古今集

高令公集

高令公集題詞

淺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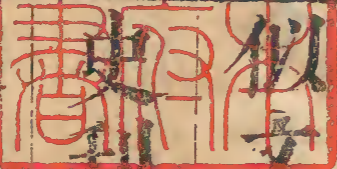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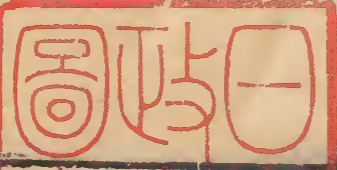
游廣平論高伯恭寬中似卓公洪量

似文饒風節似汲長孺予心躋之國

史刊石司徒獄興劔芒在前龍蛇莫

避惟有悟主以誠勿欺可免伯恭引

罪在身殆得樽酒納約之義加以儲



宮請命嚴君改顏應對獲全非無故
也崔公注詩論語尚書易閔湛郟櫟
稱其精微過于馬鄭王賈伯恭有左
氏公羊釋毛詩拾遺論雜解議何鄭
膏盲事百餘篇今俱不傳崔族銷滅
言論宜廢高令公寵周五帝年享百

齡而談經之書不與墓石同永子孫
典守聿修安在徵士頌感逝懷人三
十有四紵縞弦韋紛集於懷答宗著
作詩表丹歲寒能言其志觀彼生平
求友分深愛敬終始不獨於君臣有
情也集中文字如上書東宮諫起宮

室矯頽俗五異及樂平王著論皆耿
介有聲餘亦整而不污漢初張丞相
耆壽吉祥事畧彷彿惜年代久遠筆
札絕少有愧伯恭試列之北朝文苑
雖遜步崔公而開疆邢魏固當日之
先正也
婁東張溥題

高令公集目錄

賦

鹿苑賦

表

進天文要畧表

郡國建學表

疏

矯頽俗疏

諫起宮室疏

上書

諫東宮上書

書

答宗欽書

頌

北伐頌

徵士頌 有序

論

著論

訓

酒訓 有序

祭文

祭岱宗文

詩

羅敷行

王子喬

答宗欽十三章

詠貞婦彭城劉氏八章

附錄

本傳

高令公集目錄終

高令公集卷全

魏渤海高允伯恭著

明太倉張溥評閱

賦

鹿苑賦

啓重基於朔土、系軒轅之洪裔、武承天以作主、熙大明以御世、灑靈液以滂沱、扇仁風以遐被、踵姬文而築苑、包山澤以開制、植群物以充務、蠲四民之常稅、暨我皇之繼統、誕天縱之明獻、

賦

追鹿埜之在昔，與三轉之高義，振幽宗於已永，曠千載而可寄，於是命匠選工，刊茲西嶺，注誠端思，仰模神影，庶真容之髣髴，耀金暉之煥炳，卽靈岬以構宇，竦百尋而直正，絙飛梁於浮柱，列荷華於綺井，圖之以萬形，綴之以清永，若祇洹之瞪對，孰道場之塗迴，嗟神功之所建，超終古而秀出，寔靈祇之協贊，故存貞而保吉，鑿仙窟以居禪，闢重階以通術，澄清氣於高軒，佇流芳於王室，茂花樹以芬敷，涌醴泉之洋溢，祈龍

宮以降雨，俾膏液於星畢，若乃研道之倫，行業貞簡，慕德懷風，杖策來踐，守應貞之重禁，味三藏之淵典，或步林以經行，或寂坐而端宴，會衆善以並臻，排五難而俱遣，道欲隱而彌彰，名欲毀而逾顯，伊皇輿之所幸，每垂心於華囿，樂在茲之閒敞，作離宮以榮築，固爽塏以崇居，枕平原之高陸，恬仁智之所懷，眷山水以肆目，玩藻林以遊思，絕鷹犬之馳逐，眷耆年以廣德，縱生

生以延福，慧愛內隆，金聲外發，功濟普天，善不

自伐尚諮賢以問道，詢芻蕘以補闕，盡敬恭於靈寺，遵晦望而致謁，奉請戒以畢日，兼六時而宵月，何精誠之至到，良九劫之可越，資聖王之遠圖，豈循常以明教，希縉雲之上升，羨頂生之高蹈，思離塵以邁俗，涉玄門之幽奧，禪儲宮以正位，受太上之尊號，既存無而御有，亦執靜以鎮躁，覩天規於今日，尋先哲之遺誥，悟二乾之重蔭，審明離之並照，下寧濟於兆民，上尅光於七廟，一萬國以從風，總羣生而爲導，正南面以無爲，永措心於冲妙，夫道化之難期，幸微躬之遭遇，逢扶桑之初開，邁長夜之始曙，顧衰年以懷傷，惟負忝以危懼，敢布心以陳誠，效鄙言以自著。

表

進天文要略表

往年被勅令臣集天文災異使事類相從約而可觀臣聞箕子陳謨而洪範作宣尼述史而春秋著皆所以章名列辟景測皇天者也故先其善惡而驗以災異隨其失得而效以禍福天人誠遠而報速如響甚可懼也自古帝王莫不尊崇其道而稽其法數以自修飾厥後史官並載其事以爲鑒誠漢成時光祿大夫劉向見漢祚

表

將危權歸外戚。屢陳妖眚而不見納。遂因洪範春秋災異報應者而爲其傳。覬以感悟人主。而終不聽察。卒以危亡。豈不哀哉。伏惟陛下神武則天。叡鑒自遠。欽若稽古。率由舊章。前言往行。靡不究鑒。前皇所不逮也。臣學不洽聞。識見寡薄。懼無以裨廣聖聽。仰酬明旨。今謹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事要。略其文辭。凡爲八篇。

郡國建學表

臣聞經綸大業。必以教養爲先。咸秩九疇。亦由文德成務。故辟雍光於周。詩泮宮顯於魯。頌自永嘉以來。舊章殄滅。鄉閭蕪沒。雅頌之聲。京邑杜絕。釋奠之禮。道業陵夷。百五十載。仰惟先朝。每欲憲章昔典。經闡素風。方事尚殷。弗遑克復。陛下欽明文思。纂成洪烈。萬國咸寧。百揆時叙。申祖宗之遺志。興周禮之絕業。爰發德音。惟新文教。搢紳黎獻。莫不幸甚。臣承旨勅。並集二省。披覽史籍。備究典紀。靡不敦儒以勸其業。貴學以篤其道。伏思明詔。玄同古義。宜如聖旨。崇建

學校以厲風俗使先王之道光演於明時郁郁之音流聞於四海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關經典世履忠清堪爲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與博士同年限三十以上若道業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謹堪循名教者先盡高門次及

中第

疏

○矯頽俗疏

前朝之世，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葬送之日，歌謠鼓舞，殺牲燒葬，一切禁斷，雖條旨久頒，而俗不革變，將由居上者未能悛改，爲下者習以成俗，教化陵遲，一至於斯。昔周文以百里之地，修德布政，先于寡妻，及於兄弟，以至家邦，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明爲政者，先自近始。詩云，爾之教矣，民胥効矣。人君舉動，不可不慎，禮

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燭。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今諸王納室。皆樂部給伎。以爲嬉戲。而獨禁細民不得作樂。此一異也。古之婚者。皆揀擇德義之門。妙選貞閑之女。先之以媒娉。繼之以禮物。集寮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敬。婚姻之際。如此之難。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別居。然所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人掖庭。而作合宗王。妃嬪藩懿。失禮之甚。無復此過。往年及今。頻有檢劾。誠是諸王過酒致責。跡其元起。亦由色衰相棄。

致此紛紜。今皇子娶妻。多出宮掖。令天下小民必依禮限。此二異也。萬物之生。靡不有死。古先哲王。作爲禮制。所以養生送死。折諸人情。若毀生以奉歿。則聖人所禁也。然葬者藏也。歿者不可再見。故深藏之。昔堯葬穀林。農不易畝。舜葬蒼梧。市不改肆。秦始皇作爲地市。下錮三泉。金玉寶貨。不可計數。死不旋踵。尸焚墓掘。由此推之。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營葬。費捐巨億。一旦焚之。以爲灰燼。苟靡費有益於

亡者。古之人奚獨不然。今上爲之不輟。而禁下民之必止。此三異也。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憑。致食饗之禮。今已葬之。鬼人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損敗風化。瀆亂情禮。莫此之甚。上未禁之。下不改絕。此四異也。夫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物非正色。則不列。今之大會。內外相混。酒醉喧譁。罔有儀式。又俳優鄙藝。污辱視聽。朝廷積習。以爲美。而責風俗之清純。此五異也。今陛下當百王之末。踵晉亂之弊。而不矯然釐改。以厲頹俗。臣恐天下蒼生。永不聞見禮教矣。

諫起宮室疏

臣聞太祖道武皇帝既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營立。非因農隙。不有所興。今建國已久。宮室已備。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萬國。西堂温室。足以安御聖躬。紫樓臨望。可以觀望遠近。若廣修壯麗。爲異觀者。宜漸致之。不可倉卒。計斫材運土及

諸雜役須二萬人，丁夫充作，老小供餉，合四萬人，半年可訖。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一婦不織，或受其寒。況數萬之衆，其所損廢，亦以多矣。推之於古，驗之於今，必然之效也。誠聖主所宜思量。

上書

諫東宮上書

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包養。昔之明王，以至公宰物，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示天下以無私；訓天下以至儉，故美聲盈溢，千載不衰。今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販酤市廩，與民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何欲而弗從，而與

販夫販婦，競此尺寸。昔虢之將亡，神乃下降，賜之土田。卒喪其國。漢之靈帝，不修人君之重，好與宮人列肆販賣，私立府藏，以營小利。卒有顛覆傾亂之禍。前鑒若此，甚可畏懼。夫爲人君者，必審於擇人。故稱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商書云：無邇小人。孔父有云：小人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矣。武王愛周，召齊畢，所以王天下。殷紂愛妃，廉惡來，所以喪其國。歷觀古今存亡之際，莫不由之。今東宮誠曰乏人，雋又不少，頃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故願陛下少察愚言，斥出佞邪，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畜產販賣，以時收散，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

書

答宗欽書

頃因行李承足下高問延佇之勞爲日久矣王
途一啓得叙其懷欣於相遇情無有已足下兼
愛爲心每能存顧養之以風味惠之以德音執
翫反覆銘於心抱吾少乏尋常之操長無老成
之致憑賴賢聖以自充勉而來喻褒飾有過其
分旣承雅贈卽應有答但唱高則難和理深則
難訓所以留連日月以至於今今往詩一篇誠

書

不足標明來旨且表以心幸恕其鄙滯領其至
意

頌

北伐頌

皇矣上天降鑒惟德眷命有魏照臨萬國禮化
丕融王猷允塞靜亂以威穆民以則北虜舊隸
稟政在蕃往因時逃命北轅世襲凶軌背忠
食言招亡聚盜醜類實繁敢率犬羊圖縱猖蹶
乃詔訓師興戈北伐躍馬裹糧星馳電發撲討
虔劉肆陳斧鉞斧鉞暫陳馘翦厥旅積骸填谷
流血成浦元兇狐奔假息窮墅爪牙既摧腹心

亦阻周之忠厚存及行葦翼翼聖明有兼斯美
澤被京觀垂此仁旨封尸埜獲惠加生歿生歿
蒙惠人欣覆育理貫幽冥澤漸殊域物歸其誠
神獻其福遐邇斯懷無思不服古稱善兵歷時
始捷今也用師辰不及浹六軍克合萬邦以協
義著春秋功銘玉牒載興頌聲播之來葉

徵士頌 有序

晉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蓋
止於應命者其有命而不至則闕焉群賢之

行舉其梗槩矣今著之於左

夫百王之御士也莫不資仗群才以隆治道故
周文以多士克寧漢武以得賢爲盛此載籍之
所記由來之常義魏自神廡以後宇內平定誅
赫連積世之僭掃窮髮不羈之寇南摧江楚西
盪涼域殊方之外慕義而至於是偃兵息甲修
立文學登延儁造酬諮政事夢想賢哲思遇其
人訪諸有司以求名士咸稱范陽盧玄等四十
二人皆冠冕之胄著問州邦有羽儀之用親發

明詔以徵玄等，乃曠官以待之，懸爵以縻之，其就命三十五人，自餘依例州郡所遣者，不可稱記。爾乃髦士盈朝，而濟濟之美興焉。昔與之俱蒙斯舉，或從容廊廟，或游集私門，上談公務，下盡忻悞，以爲千載一時，始於此矣。日月推移，吉凶代謝，同徵之人，凋殲殆盡，在者數子，然復分張，往晉之忻，變爲悲感。張仲業東臨營州，遲其還返，一敘于懷，齊矜於垂歿之年，寫情於桑榆之末，其人不幸，復至殞歿，在朝者皆後進之士。

居里者非疇晉之人，進涉無寄心之所，出入無解顏之地，顧省形骸，所以永歎而不已。夫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亦可以長言寄意，不爲文二十年矣。然事切於心，豈可默乎。遂爲之頌，詞曰：紫氣干霄，群雄亂夏，王龔徂征，戎車屢駕，掃盪遊氛，克剪妖霸，四海從風，八垠漸化，政教無外，旣寧且一，偃武橐兵，唯文是恤，帝乃旁求，搜賢舉逸，巖隱投竿，異人並出，疊疊虛生，量遠思純，鑽道據德，遊藝依仁，旌弓旣招，釋褐投巾，攝齊

升堂嘉謀日陳自東徂南躍馬馳輪僭憑影附
劉以和親茂祖瑯單夙罹不造克已勉躬聿隆
家道敦心六經遊思文藻終辭寵命以之自保
燕常篤信百行靡遺位不苟進任理栖遲居冲
守約好讓善推思賢樂古如渴如饑子翼致遠
道賜悟深相期以義相和若琴並參幕府俱發
德音優游卒歲聊以寄心祖根運會克光厥猷
仰緣朝恩俯因德友功雖後建祿實先受班同
舊臣位並群后士衡孤立內省靡疚言不崇華

交不遺舊以產則貧論道則富所謂伊人實邦
之秀卓矣友規秉茲淑量存彼大方擯此細讓
神與理冥形隨流浪雖屈王侯莫廢其尚趙實
名區世多奇士山嶽所鍾挺生三李矯矯清風
抑抑容止初九而潛望雲而起詵尹西都靈惟
作傳垂訓皇宮載理雲霧熙雖中天迹階郎署
餘塵可挹終亦顯著仲業淵長雅性清到憲章
古式綢繆典誥時值險難常一其操納衆以仁
訓下以孝化被龍川民歸其教邁則英賢侃亦

稱選聞達邦家名行素顯志在兼濟豈伊獨善
繩匠弗顧功不獲展劉許履忠竭力致躬出能
騁說八獻其功輜軒一舉撓燕下崇名彰魏世
享業亦隆道茂夙成弱冠播名與朋以信行物
以誠怡怡昆弟穆穆家庭發響九臯翰飛紫冥
頻在省闈亦司於京刑以之中政以之平猗歟
彥鑒思參文雅率性任真器成非假靡矜于高
莫恥于下乃謝朱門歸迹林壑宗敬延譽號爲
四雋華藻雲飛金聲夙振中遇沈疴賦詩以訊

忠顯於辭理出於韻高滄朗達默識淵通領新
悟異發自心胸質侔和璧文炳雕龍燿姿天邑
衣錦舊邦士元先覺介焉不惑振袂來庭始賓
王國蹈方履正好是純墨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孔稱游夏漢美淵雲越哉伯度出類踰群司言
祕閣作牧河汾移風易俗理亂解紛融彼滯義
渙此潛文儒道以析九流以分崔宋二賢誕性
英偉擢穎閭閻聞名象魏蹇蹇儀形邈邈風氣
達而不矜素而能賁潘符標尚杜熙好和清不

潔流、渾不同波、絕希龍津、止分常科、幽而逾顯、損而逾多、張綱柔謙、叔術正直、道雅洽聞、弼爲兼識、拔萃衡門、俱漸鴻翼、發憤忘餐、豈要斗食、率禮從仁、罔愆于式、失不繫心、得不形色、郎苗始舉、用均已試、智足周身、言足爲治、性協於時、情敏於事、與今而同、與古曷異、物以利移、人以酒昏、侯生潔已、唯義是敦、日縱醇醪、逾敬逾溫、其在私室、如涉公門、季才之性、柔而執競、屈彼南秦、申威致命、誘之以權、矯之以正、帝道用光、

邊土納慶、群賢遭世、顯名有代、志竭其忠、才盡其槩、體襲朱裳、腰紐雙佩、榮曜當時、風高千載、君臣相遇、理實難偕、管因朝命、與之克諧、披矜散想、解帶舒懷、此听如昨、存亡奄乖、靜言思之、中心九摧、揮毫頌德、潛爾增哀、

論

○著論

劉縠常謂私人曰若車駕不還吾當立樂平王及縠誅王以憂歿日者董道秀亦誅允著著論

昔明元末起白臺其高二十餘丈樂平王嘗夢登其上四望無所見王以問日者董道秀筮之曰大吉王默而有喜色後事發王遂憂歿而道秀棄市道秀若推六爻以對王曰易稱亢龍有悔窮高曰亢高而無民不為善也夫如是則上

寧於王。下保於已。福祿方至。豈有禍哉。今舍於本而從其末。咎釁之至。不亦宜乎。

訓

酒訓

臣被勅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爲酒訓。臣以朽邁。遭人倫所棄。而殊恩過隆。錄臣於將歿之年。勗臣於已墜之地。奉命驚惶。喜懼兼甚。不知何事。可以上答。伏惟陛下。以獻哲之姿。撫臨萬國。太皇太后。以聖德之廣。濟育群生。普天之下。罔不稱賴。然日昃憂勤。虛求不已。思監往事。以爲警戒。此之至誠。悟通百靈。而况於百官士民。不

勝踴躍謹竭其所見作酒訓一篇但臣愚短加以荒廢辭義鄙拙不足觀採伏願聖慈體臣慙慙之情恕臣狂瞽之意其詞曰

自古聖王其爲饗也玄酒在堂而醕酒在下所以崇本重原降於滋味雖汎爵旅行不及於亂故能禮章而敬不虧事畢而儀不忒非由斯致是失其道將何以範時軌物垂之於世歷觀往代成敗之效吉凶由人不在數也商辛耽酒殷道以之亡公旦陳誥周德以之昌子反昏酣而

致斃穆生不飲而身光或長世而爲戒或百代而流芳酒之爲狀變感情性雖曰哲人孰能自競在官者殆於政也爲下者慢於令也聰達之士荒於聽也柔順之倫興於諍也久而不悛致於病也豈止於病乃損其命諺亦有云其益如毫其損如刀言所益者止於一味之益不亦寡乎言所損者天年亂志天亂之損不亦夥乎無以酒荒而陷其身無以酒狂而喪其倫迷邦失道流浪漂津不師不遵反將何因詩不言乎如

切如磋，如琢如磨，朋友之義也。作官以箴之，申謨以禁之，君臣之道也。其言也善，則三覆而佩之。言之不善，則哀矜而貸之。此實先王納規之意。往者有晉，士多失度，肆散誕以爲不羈。縱長酣以爲高達，調酒之頌以相眩曜。稱堯舜有千鍾百觚之飲，著非法之言。引大聖爲譬，以則大之明，豈其然乎？且子思有云：夫子之飲，不能一升，以此推之，千鍾百觚皆爲妄也。今大魏應圖重明御世，化之所暨，無思不服。仁風敦洽於四海，太皇太后以至德之隆，誨而不倦，憂勤備於皇情。誥訓行於無外，故能道協兩儀，功同覆載。仁恩下逮，罔有不遵。普天率土，靡不蒙賴。在朝之士，有志之人，宜克已從善，履正存貞。節酒以爲度，順德以爲經。悟昏飲之美疾，審敬慎之彌榮。遵孝道以致養，顯父母而揚名。蹈閔曾之前軌，遺仁風於後生。仰以答所授，俯以保其成。可不勉歟，可不勉歟。

祭文

祭岱宗文

維皇興二年敢昭告於岱宗之靈正趾坤元作
鎮東夏齊二儀以永固崇至德以配天故能資
元氣以造物協陰陽而變化若其崑嶺峭峙川
谷幽深神怪譎詭倏忽百靈吐納風雲育成萬
品攝生之所歸焉禎祥之所萃焉是以歷代帝
王之崇封禪銘功以告其成七十二君咸在茲
焉自非功侔造化應同自然孰能若此者哉自

我國家肅恭禋祀，懷柔百神，邦域之內，罔不成
秩，往以天路未夷，雖望祭有在，今大化既同，奄
有淮岱，謹薦於嶽宗之靈，尚饗。

詩

羅敷

邑中有好女，姓秦自羅敷，巧笑美回盼，鬢髮復
凝膚，脚著花文履，耳穿明月珠，頭作墮馬髻，倒
枕象牙梳，娉娉善趨步，檐檐曳長裾，王侯爲之
顧，駟馬自踟蹰。

王子喬

王少卿，王少卿，超升飛龍翔天庭，遺儀景雲漢
酬光，驚電逝，忽若浮騎，日月從列星，跨騰八廓

踰杳冥，尋元氣，出天門，窮覽有無究道根。

答宗欽十三首

湯湯流漢，藹藹南都，載稱多士，載耀靈珠，邈矣高族，世記丹圖，啓基郢城，振彩涼區。

吾生朗到，誕發英風，紹熙前緒，奕世克隆，方圓構體，淑德斯融，望傾群雋，響駭華戎。

響駭伊何，金聲允著，匡贊西藩，拯厥時務，肅志琴書，恬心初素，潛思淵渟，秀藻雲布。

上天降命，祚鍾有代，協耀紫宸，與乾作配，仁邁

春陽，功隆覆載，招延隱叟，永貽大賚。

伊余櫟散，才至庸微，遭緣幸會，忝與樞機，竊名

華省，厠足丹墀，愧無螢燭，少益天暉，明外非論，信漸難兼，體卑處下，豈曰能謙，進不

弘道，退失淵潛，既慚朱闕，亦愧閭閻。

史班稱達，揚蔡致深，負荷典策，載蹈於心，四轍

同軌，覆車相尋，敬承嘉誨，永佩明箴。

遠思古賢，內尋諸已，仰謝丘明，長揖南史，遐武

雖存，高蹤難擬，夙興夕惕，豈獲恬止。

世之圯矣。靈運未通。風馬殊隔。區域異封。有懷
西望。路險莫從。王澤遠灑。九服來同。在昔平吳。
二陸稱寶。今也剋涼。吾生獨矯。道映儒林。義爲群表。
我思與之。均於紵縞。仁乏田蘇。量非叔度。韓生屬降。
林宗仍顧。千載曠遊。邁茲一遇。藻詠風流。鄙心已悟。
年時迅邁。物我俱逝。任之斯通。擁之則滯。結駟貽塵。
屢空亦敝。兩間可守。安有回賜。詩以言志。志以表丹。
慨哉刎頸。義已中殘。雖曰

不敏請事金蘭。爾其勵之。無忘歲寒。

詠貞婦彭城劉氏八章

兩儀正位。人倫肇甄。爰制夫婦。統業承先。雖曰
異族。氣猶自然。生則同室。終契黃泉。封生令達。卓爲時彥。
內協黃中。外兼三變。誰能作配。克應其選。寔有華宗。挺生淑媛。
京野勢殊。山川乖互。乃奉王命。載馳在路。公務旣弘。
私義獲著。因媒致幣。邁止一幕。率我初冠。眷彼弱笄。
形由禮比。情以趣諧。忻願

難常影跡易乖悠悠言邁戚戚長懷
 時值險屯橫離塵網伏鑽就刑身分土壤千里
 雖遐應如影響良嬪洞感發於夢想
 仰惟親命俯尋嘉好誰謂會淺義深情到畢志
 守窮誓不二醮何以驗之殞身是效
 人之處世孰不厚生心存於義所重則輕結憤
 鍾心甘就幽冥永捐堂宇長辭母兄
 茫茫中野翳翳孤丘葛藟冥蒙荆棘四周理苟
 不昧神必俱游異哉貞婦曠世靡儔

渤海封卓妻劉氏彭城人成婚一夕卓
 官於京師以事見法劉氏在家忽形夢
 想知卓已死哀泣不止經旬內問果至
 遂憤歎而終時人比之奏嘉妻云高允
 念其義高而名
 不著乃為之詩

本傳

高允字伯恭，渤海人也。祖泰在叔父湖傳，父韜少以英朗知名，同郡封懿雅相敬慕，爲慕容垂太尉從事中郎。太祖平中山，以韜爲丞相參軍，早卒。允少孤，夙成，有竒度。清河崔玄伯見而異之，歎曰：高子黃中內潤，文明外昭，必爲一代偉器。但恐吾不見耳。年十餘，奉祖父喪，還本郡，推財與二弟，而爲沙門，名法淨。未久而罷，性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

好春秋公羊。郡召功曹神麋三年。世祖舅陽平王杜超行征南大將軍鎮鄴。以允爲從事中郎。年四十餘矣。超以方春而諸州囚多不決。乃表允與中郎呂熙等分詣諸州。共評獄事。熙等皆以貪穢得罪。唯允以清平獲賞。府解還家。教授受業者千餘人。四年與盧玄等俱被徵。拜中書博士。遷侍郎。與太原張偉並以本官領衛大將軍。樂安王範從事中郎。範世祖之寵弟。西鎮長安。允甚有匡益。秦人稱之。尋被徵還。允曾作塞。

上翁詩有混欣戚遺得喪之致。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西討上邽。復以本官參丕軍事。語在丕傳。涼州平。以參謀之勲。賜爵汶陽子。加建武將軍。後詔允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以本官領著作郎。詩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識前史之失。別爲魏曆。以示允。允曰。天文曆數。不可空論。夫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曆術之殘。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譏今。猶今

之譏古。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并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曰欲爲變者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怪。唯東宮少傅游雅曰。高君長於曆數。當不虛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注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又謂雅

曰。高允之術。陽元之射也。衆乃歎服。允雖明於曆數。初不推步。有所論說。唯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尋以本官爲秦王翰傅。後勅以經授恭宗。甚見禮待。又詔允與侍郎公孫質。李虛胡。方回。共定律令。世祖引允與論刑政。言甚稱旨。因問允曰。萬機之務。何者爲先。是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者衆。允因言曰。臣少也賤。所知唯田。請言農

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爲田三頃七十畝。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爲粟二百二十二萬斛。况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哉。世祖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民。初崔浩薦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數十人。各起家郡守。恭宗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今可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爲郎吏。又守令宰民。宜使更事者。浩固爭而

遣之。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勝濟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世祖。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尋發。覺黑子請計於允。曰。主上問我。爲首爲諱乎。允曰。公帷幄寵臣。答詔宜實。又自告忠誠。罪必無慮。中書侍郎崔覽。公孫質等咸言。首實罪不可測。宜諱之。黑子以覽等爲親已。而反怒允。曰。如君言。誘我死。何其不直。遂與允絕。黑子不以實對。竟爲世祖所疎。終獲罪戮。是時著作令史閔

湛邠。擿性巧佞。爲浩信待。見浩所注詩論語尚書易。遂上疏言馬鄭王賈。雖注述六經。並多疏謬。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內諸書。藏之祕府。班浩所注。命天下習業。并求勅浩注禮傳。令後生得觀正義。浩亦表薦湛有著述之才。旣而勸浩刊所撰國史於石。用垂不朽。欲以彰浩直筆之跡。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閱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而難作。初浩之被收也。允直中書省。恭宗使東宮侍

郎吳延召允。仍留宿宮內。翌日恭宗入奏世祖。命允驂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允請曰。爲何等事也。恭宗曰。入自知之。旣入見帝。恭宗曰。中書侍郎高允自在臣宮。同處累年。小心密慎。臣所委悉。雖與浩同事。然允微賤。制由於浩。請赦其命。世祖召允謂曰。國書皆崔浩作。不允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浩綜務處多總裁而已。至於注疏。臣多於浩。

世祖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恭宗曰天威嚴重允是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向備問皆云浩作世祖問如東宮言不允曰臣以下才謬參著作犯逆天威罪應滅族今已分死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臣無此言臣以實對不敢逃亂世祖謂恭宗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不亦難乎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如此言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浩浩惶惑不能對

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世祖怒甚勅允爲詔自浩已下僮吏已上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爲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爲詔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世祖怒命介士執允恭宗拜請世祖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恭宗後讓允曰人當知機不知機學復何益當爾之時吾導卿端緒何故不從人言怒帝如此

每一念之使人心悸。允曰：臣東野凡生，本無官意。屬休延之會，應旌弓之舉，釋褐鳳池，仍參麟閣。尸素官榮，妨賢已久。夫史籍者，帝王之實錄，將來之炯戒。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榮曜當時，孤負聖恩，自貽灰滅。卽浩之跡，時有可論。浩以蓬蒿之才，荷棟梁之重，在朝無謬之節，退私無委蛇之稱。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貴也。至於書朝廷起居之

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亦爲史之大體。未爲多違。然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大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之意。恭宗動容稱歎，允後與人言：我不奉東宮導旨者，恐負翟黑子恭宗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取其利。允諫，恭宗不納。恭宗之崩也，允久不進見。後世祖召允升階，歔歔悲不能止。世祖流淚，命允使出，左右莫知其故。相謂曰：高允無故悲泣，今至尊哀傷，何也？世祖聞之，召而謂之曰：汝不

知高允悲乎。左右曰：臣等見允無言而泣，陛下爲之悲傷，是以竊言耳。世祖曰：崔浩誅時，允亦應死。東宮苦諫，是以得免。今無東宮，允見朕因悲耳。允表進天文志，撮其事要，略其文辭，凡爲八篇。世祖覽而善之，曰：高允之明災異，亦豈減崔浩乎。及高宗卽位，允頗有謀焉。司徒陸麗等皆受重賞，允旣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類也。給事中郭善明性多機巧，欲逞其能，勸高宗大起宮室，允諫宜思量。高宗納之。

允以高宗纂承平之業，而風俗仍舊，婚娶喪葬，不依古式，允諫稱五異。高宗從容聽之，或有觸迂，帝所不忍聞者，命左右扶出，事有不便，允輒求見。高宗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禮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或有上書陳得失者，高宗省而謂群臣曰：君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何爲不作書於人中諫之，使人知惡而於家內隱處也。豈不以父親恐惡彰於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此豈不彰

君之短明已之美。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是非。常正言而論。至朕所不樂聞者。皆侃侃言說。無所避就。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汝等在左右。曾不聞一正言。但伺朕喜時。求官乞職。汝等把弓刀侍朕左右。徒立勞耳。皆至公王。此人把筆匡我國家。不過作郎。汝等不自愧乎。於是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高宗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幸

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緼袍。厨中鹽菜而已。高宗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卽賜帛五百匹。粟千斛。拜長子忱爲綏遠將軍。長樂太守。允類表固讓。高宗不許。初與允同徵。游雅等多至。通官封侯。及允部下吏百數十人。亦至。刺史二千石。而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允常使諸子樵采自給。初尚書竇瑾坐事誅。瑾子遵亡在山澤。遵母焦没入縣官。後焦以老得免。瑾之親故。莫有恤者。允愍焦年老。保護在家。

積六年。遵始蒙赦。其篤行如此。轉太常卿。本官如故。允上代都賦。因此規諷。亦二京之流也。文多不載。時中書博士索敞與侍郎傅默。梁祚論名字貴賤。著議紛紜。允遂著名字論以釋其惑。甚有典證。復以本官領祕書監。解太常卿。進爵梁城侯。加左將軍。初允與游雅及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嘗論允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之弗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矣。未嘗見其是非。

愠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內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呐呐不能出口。余常呼爲文子。崔公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言。宗欽以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辨。音韻高亮。明主爲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寮友。保茲元吉。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望

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
臥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
謂此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
心內。崔亦漏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
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其爲人物所推如此。高
宗重允。常不名之。恒呼爲令公。令公之號。播於
四遠矣。高宗崩。顯祖居諒闇。乙渾專擅朝命。謀
危社稷。文明太后誅之。引允禁中參決大政。又
詔允曰。自頃以來。庠序不建。爲日久矣。道肆陵

遲。學業遂廢。子衿之歎。復見於今。朕旣纂統大
業。八表晏寧。稽之舊典。欲置學宮於郡國。使進
修之業。有所津寄。卿儒宗元老。朝望舊德。宜與
中祕二省參議以聞。允表分別諸郡學。置師徒。
有差。顯祖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也。後允以老
疾。頻上表乞骸骨。不許。於是著告老詩。又以昔
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皇興中
詔允兼太常。至兖州。祭孔子廟。謂允曰。此簡德
而行。勿有辭也。後允從顯祖北伐。大捷而還。至

武川鎮上北伐頌。顯祖覽而善之。又顯祖時有不豫，以高祖冲幼，欲立京兆王子推，集諸大臣，以次召問。允進跪上前，涕泣曰：臣不敢多言，以勞神聽。願陛下上思宗廟，託付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顯祖於是傳位於高祖，賜帛千匹，以標忠亮。又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雖以典史事，然而不能專勤屬述。時與校書郎劉模有所緝綴，大較續崔浩故事，準春秋之體。而時有刊正。自高宗迄於顯祖，軍國書檄多允文也。末年

乃薦高閭以自代，以定議之勲，進爵咸陽公，加鎮東將軍，尋授使持節散騎常侍征西將軍懷州刺史。允秋月巡境，問民疾苦，至邵縣，見邵公廟廢毀不立，乃曰：邵公之德闕而不禮，爲善者何望。乃表聞修葺之。允於時年將九十矣，勸民學業，風化頗行。然儒者優遊，不以斷決爲事。後正光中，中散大夫中書舍人河內常景追思允，帥郡中故老爲允立祠於野王之南，樹碑紀德。焉。太和二年，又以老允還鄉里，十餘章上，卒不

聽許遂以疾告歸其年詔以安車徵允勅州郡
發遣至都拜鎮軍大將軍領中書監固辭不許
又扶引就內改定皇誥允又奉勅作酒訓高祖
悅之常置左右詔允乘車入殿朝賀不拜明年
詔允議定律令雖年漸期頤而志識無損猶心
存舊職披考史書又詔曰允年涉危境而家貧
養薄可令樂部絳竹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
志特賜允蜀牛一頭四望蜀車一乘素几杖各
一蜀刀一口又賜珍味每春秋常致之尋詔朝

脯給膳朔望致牛酒衣服綿絹每月送給允皆
分之親故是時貴臣之門皆羅列顯官而允子
弟皆無官爵其廉退若此遷尚書散騎常侍時
延入備几杖問以政治十年加光祿大夫金章
紫綬朝之大議皆咨訪焉魏初法嚴朝士多見
杖罰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初無譴
咎初真君中以獄訟留滯始令中書以經義斷
諸疑事允據律評刑三十餘載內外稱平允以
獄者民之命也常歎曰臯陶至德也其後英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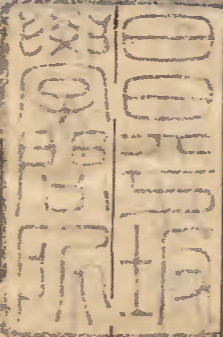
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釁。况凡人能無咎乎。其年四月。有事西郊。詔以御馬車迎允。就郊所板殿觀矚。馬忽驚。奔車覆傷眉三處。高祖文明太后遣醫藥護治。存問相望。司駕將處重生。允啟陳無恙。乞免其罪。先是命中黃門蘇興壽扶持允。曾雪中遇犬驚倒。扶者大懼。允慰勉之。不令聞徹。興壽稱共允接事三年。未嘗見其忿色。恂恂善誘。誨人不倦。晝夜手常執書。吟詠尋覽。篤親念故。虛已存納。

雖處貴重。志同貧素。性好音樂。每至伶人。弦歌鼓舞。常繫節稱善。又雅信佛道。時設齋講。好生惡殺。性又簡至。不妄交遊。顯祖平青齊。徙其族望於代。時諸士人流移遠至。率皆饑寒。徙人之中。多允姻媾。皆徒步造門。允散財竭產。以相贍賑。慰問周至。無不感其仁厚。收其才能。表奏申用。時議者皆以新附致異。允謂取材任能。無宜抑屈。先是允被召在方山。作頌志氣。猶不多損。談說舊事了無所遺。十一年正月卒。年九十八。

初允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民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矣先卒旬外微有不適猶不寢臥呼醫請藥出入行止吟詠如常。高祖文明太后聞而遣醫李脩往脉視之告以無恙脩入密陳允榮衛有異懼其不久於是遣使備賜御膳珍羞自酒米至於鹽醢百有餘品皆盡時味及牀帳衣服茵被几杖羅列於庭王官往還慰問相屬允喜形於色語人曰天恩以我篤老大有所賚得以贍客矣表謝而已不有

他慮如是數日夜中卒家人莫覺詔給絹一千匹布二千匹綿五百斤錦五十匹雜綵百匹穀千斛以周喪用魏初以來存亡蒙賚者莫及焉。朝廷榮之將葬贈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將軍公如故謚曰文賜命服一襲允所製詩賦誄頌箴論表讚左氏公羊釋毛詩拾遺論雜解議何鄭膏肓事凡百餘篇別有集行於世允明算法爲筭術三卷子枕襲。史臣曰依仁遊藝執義守喆其司空高允乎。蹈

危禍之機。抗雷電之氣。處死夷然。忘身濟物。卒
 悟明主。保已全身。自非體隣知命。鑒照窮達。亦
 何能以若此。宜其光寵四世。終享百齡。有魏以
 來。斯人而已。僧裕學治有聞。聿脩之義也。



高令公集卷全終

